

汉语史专题

邱 冰

sukhii@163.com

汉语语法的发展变化

内容简介

词缀的产生和发展

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语言系统的发展及动因

一、词缀的发展变化

- 在汉语中，名词是最基本的词类，指称事物，在句子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其次作定语。
- 名词可以分为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时间名词和方位名词。甲骨卜辞中，名词已经具备了以上类型。此外，还有一些名、动相兼的兼类词。
- 上古名词作定语，在名词之后带结构助词“之”，表示领属关系。
 - “文王之母”（《诗经·大雅·思齐》）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名词可以作状语，表示态度、方式、工具、地点等
- 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 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战国策·齐策》）
- 在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名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词缀的产生。

席卷
笔试
露宿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上古时期的前缀

西周金文：“有周” “有司”

词缀的发展变化

钱宗武
(1996)

古国名

“有夏”：19例

“有商”：3例

《论今
文〈尚
书〉复
合词的
特点和
成因》

“有殷”：10例

“有周”：7例

词缀的发展变化

向熹
(1987)

《诗经》中“有”加在形容词前116次，名词前15次，动词前7次。

有忭

有实

有北

有鸣

词缀的发展变化

史存直
(1989:
80)

“有”字是否为词头还须要仔细研究。在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宁可慎重一点，暂时仍照旧说法把它算作助词。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诗·魏风·葛屨》）
- 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孟子·梁惠王上》）
-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
- 子路率尔而对。（《论语·先进》）
-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卫风·氓》）

上古汉语的后缀：主要是形容词后附“然”“如”“若”“尔”等构成形容词。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中古汉语的词缀

王云路
(1998、
2001b)

中古汉语中附加式双音词数量众多，结合能力强，不但名词、形容词和副词有词缀与词根结合的方式，动词等也同样有此种合成方式。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中古时期中土文献中较为典型的前缀：“阿”
 - 过寡妇左阿君。（《汉书·游侠·陈遵传》）
 -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瞞传》）
 - 非复吴下阿蒙。（《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用于名词的前面

词缀的发展变化

-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乐府诗集·十五从军征》）
-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
-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用于代词的前面

词缀的发展变化

王力
(1958)

最早出现的“阿谁”来自“伊谁”，“伊谁”出现于《诗经》：

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诗经·小雅·正月》)

“阿”来自上古“伊谁”“伊何”的“伊”。

“伊”最初作疑问代词前缀，后来随着“伊”的用途不断扩大，其出现作人名、亲属称谓和人称代词前缀的用法。

词缀的发展变化

周生亚
(2008)

词缀“阿”是由第一人称代词“阿”虚化而成。推测名词前缀“阿”的来源或许与古代的百越语有关。

《魏志·东夷传》：“东方人名我为阿。”

东方当指吴越一带；吴人称我为“侬”，故有“阿侬”。《世说新语》杂有吴方言成分，故“阿”多处运用。“阿”还多见于乐府诗歌、变文和民谣。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中古时期有一些用于动词性语素之前的前缀：

“取”

在中土
和佛经
文献中
均常出
现

“为”

多出现
于中土
文献

“行”

多出现
于佛经
文献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前缀“取”

- 虐刃交至，取毙不移。（南朝梁沈约《宋书·袁淑列传》）
- 汝往入城，及至聚落，告国王大臣旧故知识诸檀越辈，来共取别。（慧觉等译《贤愚经》卷6）
- 此诸梵志围我取打，骨肉烂尽，舍我而去。（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18）
- 父王无罪而取害之，唯愿受悔，后更不犯，自改往修来。（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39）

词缀的发展变化

取击 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20

取济 《魏书·刘芳列传》

取决 慧觉等译《贤愚经》卷5

取累 《古小说钩沉·汉武故事》

取杀 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卷4

取笑 竺法护译《佛说力士移山经》卷1

取摘 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9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前缀“为”

- 如何久为别，百行愆诸己。（《宋诗》卷5颜延之《秋胡行》）
- 秋树相似一枝绿，为插贱妾两鬟中。（《陈诗》卷8江总《秋日新宠美人应令》）
- 勿疑鬟钗重，为待晓光催。（《梁诗》卷26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
- 蓟门寒未歇，为断流黄机。（《陈诗》卷2顾野王《阳春歌》）
- 相似不独欢，伫立空为叹。（《梁诗》卷8何逊《酬范记室云》）
- 日月共为照，松筠俱已贞。（《齐诗》卷2王融《和南海王殿下咏秋胡妻》）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前缀“行”

- 是身如影，行照而现。（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卷1）
- 实贫困无以自活，违圣明法蹈火行盗。（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3）
- 今怀圣人亦可行观，树木华实皆以茂盛，宜知是时。（竺法护译《普曜经》卷2）
- 天尊威变，弘广乃尔，食讫行盥，当问此意。（支曜译《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卷1）

词缀的发展变化

行哭 慧觉等译《贤愚经》卷11

行来 失译《菩萨本行经》卷3

行乱 支娄迦讖译《道行般若经》卷8

行乞 康僧慧译《六度集经》卷5

行起慈心 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2

饭乞行澡 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2

词缀的发展变化

- 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优留鸟意，奉戒行具足，从死后生优留鸟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牛，奉牛意戒具足，死后便生牛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狗道，奉狗意戒行具足，死后生狗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鹿道，奉鹿意戒具足，死后生鹿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鸡道者，死后生鸡中；若有婆罗门道人，行求摩尼越天、求女人者、求大神者、求日月者，有日三过浴水中，求生天上者，有事天者，事日月者求天者。（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卷3）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中古汉语的后缀

“子”

“头”

“家”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后缀“子”在中土文献和佛经文献中都有大量的用例：
 - 有桃拔、师子、犀牛。（《汉书·西域传》）
 - 譬如狗子，从大家得食不肯食之，反从作务者索食。（支谶译《般若道行品经》）
 - 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晋葛洪《西京杂记》）
 - 乃往去世时有王，名不现面。尔时多聚会盲子。便问盲子：“汝曹宁知象所类不？”（法炬等译《大楼炭经》）
 - 母闻儿言恨心便生，云此婢子，敢怀偏心。（慧觉等译《贤愚经》卷6）

词缀的发展变化

- 梵志心念：“此人所诵，今已废忘，无所能化，当令田作，輒给奴子及犁牛耕。”见梵志耕种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东西，奴子无聊，欲自投水。
（竺法护译《生经》卷1）
- 中下药，食两口便觉，回乞狱子。（《南齐书·王奂传》）
- 夫为王者，养民为事，方临厨子，杀人为食。（慧觉等译《贤愚经》卷11）
- 茄子，九月熟时摘取。（《齐民要术·种瓜》）
- 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古小说钩沉·幽明录》）

词缀的发展变化

- 王力（1958）：上古“子”已有词尾化的迹象。
 - 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诗经·国风·芄兰》）
 - 胸中正，则眸子了焉。（《孟子·离娄上》）
 - 老夫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汉书·高帝纪》）
 - 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礼记·檀弓下》）



名词后缀“子”，是从表小称的“子”虚化而来。“童子”“眸子”“儿子”“婢子”，其中“子”都还含有小称的意思，不能看做后缀。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东汉魏晋以后，词缀“子”已经产生，附在动物、器物名词（或语素）之后。
 - 乌弋有桃拔、师子、犀牛。（《汉书·西域志》）
 - 盘上和令均调，内瓮子中。（《齐民要术》卷八）
 -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六朝民歌《莫愁乐》）
- 指小是名词“子”的核心义素特征之一，“子”前所附的名词，其词义已经不含“小”义，“子”也失去了其核心义素特征，不再指小，只具有标示名词词性的功能。

词缀的发展变化

- 此等诸痴子，论情甚可伤。（寒山《恶趣》）
- 补还瞎子重开卷，放教跛子出看花。（刘克庄《最高楼》）
- 李茂贞闻之惧，斩阎圭、武秃子。（《旧唐书·昭宗本纪》）
- 从唐五代开始，词缀“子”的功能有了扩大，不仅仅附在名词（语素）之后，标示词性，而且可以附在形容词、动词（语素）之后，使其转指事物。

词缀的发展变化

- 现代汉语方言里，如在南方方言的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中，很少出现“子”作后缀的情况。这与上古汉语情况一致。

普通话：“刀子”“剪子”“箱子”

普通话：“剪子”“绳子”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后缀“头”
 - 若待上头总黑，半已下黑，尽总落矣。（《齐民要术·杂说》）
 -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持初头意，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持后头意近之。”（支娄迦讖译《道行般若经》卷6）
 - 不疲极也，载是水草，竟何用为？近在前头，有好水草，从我去来，当示汝道。（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3）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斩令长一尺半，八九枝共为一窠，烧下头二寸。（《齐民要术·安石榴》）
- 五种着阴根，一种着指节约，一种在胫，一种在膝头。（安世高译《地道经》卷1）
- 复有众生，常为狱卒热烧铁钉钉入百节骨头。（失译《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
- 若木头，若篱，若两革屣相抖擞。（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四分律》）
- 勅诸民众：及时耕种，满七日头，必当降雨。……七日头到，降大甘雨，一切苗稼，皆得成熟。（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1）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学界关于后缀“头”的产生时间曾有较多讨论。

王力（1958/1980）

后缀“头”产生于
六朝时期

太田辰夫（1958）

周法高（1962）

上推至汉魏

朱庆之（1992）

陈秀兰（1997）

追溯到东汉时期一
些佛经文献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后缀“头”的来源：由名词“头”虚化而来。
- “头”本指人或动物的头部，引申为指事物的“顶端”“边缘”。
- 凡带“顶端”“边缘”义的“头”都应视为实词，例如“床头”“被头”“水头”。
- 加在方位词和处所词之后的“头”，例如“上头”“前头”“东头”等，虽然“顶端”“边缘”义已经弱化，但是仍然具有方位或处所词的笼统义，与“边”“面”相当，还不能视为纯粹的词缀。

“辔头”的“辔”，不再表示方位和处所，而是指“辔”这种东西；“头”也不再是指“辔”的边，只标示词性。这表明，“头”在句子中，语义已经弱化。

-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鞢，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乐府诗集·木兰诗》）
- 时妇常以三奇木头，擎镜照面。（元魏《贤愚经》卷四）
- “头”用在一般事物和抽象事物的名词后面，已经不再有指“边”和“面”的意义。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德山云：“什摩处学得虚头来？”（《祖堂集》卷七）
- 要向云中邀月，真是个呆头。（吴潜《诉衷情》）
- 唐代以后，后缀“头”的使用有了很大突破，不仅广泛地使用在名词（语素）后面，而且使用在动词和形容词（语素）后面，使其转称事物。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小结

- 名词的后缀“子”“头”都是由名词虚化而来。汉语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词汇双音化趋势，是名词“子”“头”虚化的前提。
- 在“～子”“～头”短语中，其语义前重后轻，导致了“子”“头”意义上的弱化。而“子”“头”核心义素的失落，则是其虚化的标志。“子”“头”附加在动词、形容词（语素）之后，构成新词，转称事物，是其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词缀的发展变化

- 中古汉语的后缀“家”

- 譬如陶家作诸瓦器，生者熟者，无不坏败。（竺法护译《生经》卷2）
- 犹如田家农夫修治田业，除去秽草，便能成就谷食。（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4）
- 譬如屠家群中捕猪，牵欲杀之，余猪悉聚惊怖，侧耳听声，惶遽愕视。（竺法护译《修行地道经》卷1）
- 譬如冶家洋石作铁，已成铁便铸以为器。（竺昙无兰译）
- 时为
- 切众生除三毒病。（竺法护译《贤劫经》卷8）

用在名词或者动词的后面，主要可以表示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词缀的发展变化

- 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世说新语·排调》）
-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乐府古辞·东门行》）
-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曰：“大将军曰：‘名士不必须饮也。’”

后缀“家”用在人称代词的后面时：意义基本虚化。

词缀的发展变化

● 后缀“自”

- 前后读兄文，一再过便上口语。省此文虽未大精，然了无所识。然此文甚自难。（陆云《与兄平原书》）
- 沧池诚自广，蓬山一何峻。（刘孝绰《侍宴饯张惠绍应诏》）
- 阴寒想自胜常。（晋王羲之《杂帖》）
- 好自将爱，一年便健。（《三国志·魏志·华佗传》）

词缀的发展变化

- 若母安稳无他，便自养长其子，令得生活。（支娄迦讖译《般若道行品经》卷5）
- 今我身者，定自可得。（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2）
- 母勿愁忧，我力自能淹王偈义，当得重谢，可以极自娱乐。（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1）
- 汝今宜舍恶习邪见，勿为长夜自增苦恼，如负麻人执意坚固，不取金宝，负麻而归，空自疲劳，亲族不悦，长夜贫穷，自增忧苦也。（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

用于副词、助动词、动词、形容词、连词的后面。主要是起到补充音节构成该词的双音节词形式的作用。

（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26）

词缀的发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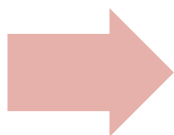
- 根据朱庆之（1992）、刘瑞明（1989）、志村良治（1995）、蒋宗许（1990）、王云路（1998, 1999b, 2001b）的研究，中古时期还有“曹”“等”“毒”“复”“其”等后缀。
- 此外，与中土文献相比，佛经文献中的派生词缀相对较多，这也反映了佛经文献的特殊性质。

二、量词的发展变化

- 汉语量词的演变史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重点。

上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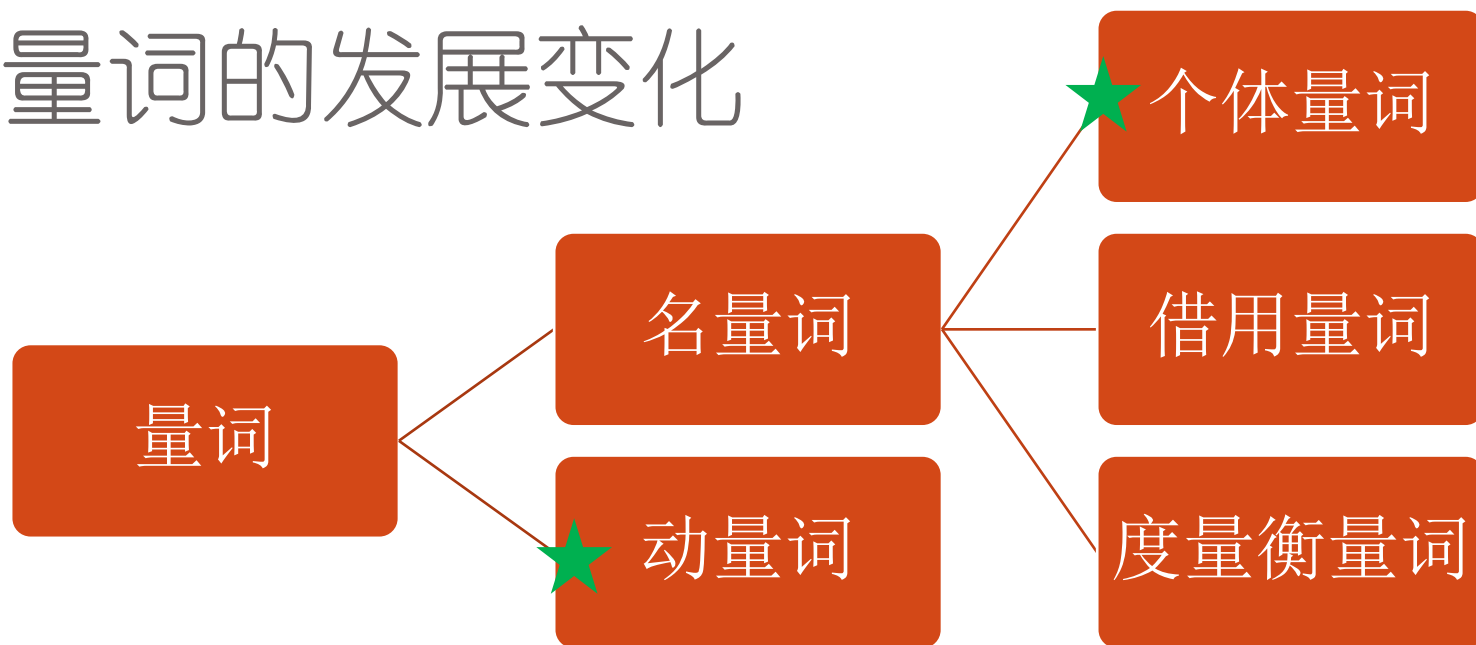
- 数词直接跟名词或者动词搭配，而与量词搭配的情况很少见。



中古

- 量词广泛使用，使得数量短语和名词得到普遍的组合。

量词的发展变化



- 个体量词产生于先秦，整体语法范畴的形成却在汉代。
- 动量词产生于汉代，整体语法范畴的形成却在南北朝。

量词的发展变化

- 甲骨文和金文中，表示数量的量词：
 - 亩贝十朋。（《殷墟文字甲编》）
 - 车二丙。（《殷契佚存》）
 - 注：一丙是一车二马，也有人认为一丙即一匹。
 - 鬯二升一卣。（《殷墟书契续编》）
- 从东周到汉代，度量衡量词有“丈”“尺”“升”“斗”“石”“斤”“钟”“斛”“鎰”等。

量词的发展变化

- 一簋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孟子·告子上》）
- 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孟子·告子上》）
- 借用量词出现，主要是借用容器名词作量词。

量词的发展变化

- 上古汉语基本上
看法一：名词。
- 在甲骨文、西周
看法二：汉语量词的最初萌芽，国内学界一般称为“反响型量词”（repeaters）。
“名词₁+数词+名词₂”
和它同形的事物名词。
- 牛十生。（《殷契粹编》190）
- 羌百羌。（《殷契粹编》190）
- 乙亥，王易肆玉十玉。（《乙亥簋铭》）
- 人十有六人。（《甲骨文合集》）

量词的发展变化

- 汉代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个体量词，根据张赅（2012），汉代有60个个体量词，汉代汉语个体量词已经初具规模。

通用于各类事物的个体量词

- 枚、个

适用名词范围比通用个体量词小但仍较广的个体量词

- 物、只

反映事物的外形特征的个体量词

- 果（后代作“颗”）、条、片、口

反映事物的使用功能或者专用于某一个事物的个体量词

- 把、通、本、发、方、封、间、件、卷、块

量词的发展变化

- 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体量词有飞速的发展，个体量词总数上升到一百多个，使用频率进一步上升（刘世儒1965，张赅2012）。
- 从上古汉语的晚期到中古汉语时期，是汉语个体量词产生、发展的重要时期，汉语个体量词范畴在这一时期形成了。

量词的发展变化

- 第一，汉语量词多由名词演变而来，但许多量词的产生是突变式的，特别是通用量词，从一出现就是十分典型的量词用法，看不到逐渐变化的过程。

量词的发展变化

- “个”（箇）
- 本义是竹子，做量词的用例汉代文献很少，适用的名词有竹竿、野兽、人、祭祀用的动物等。
 - 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
（《国语·吴语》）
 - 竹竿万个。（《史记·货殖列传》）
 - 勾践请盟：一个嫡女，执箕箒以咳姓于王宫；
一个嫡男，奉槃匱以随诸御。

量词的发展变化

-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个”使用频繁，通用量词的性质明显：

用于日用器物	“钱、镜、刀靶、锥”
--------	------------

用于动物	“蝼蛄、狗、蟹、鱼”
------	------------

用于植物	“树、竹、乌梅、醋 石榴、大豆”
------	---------------------

用于建筑物	“石柱”
-------	------

量词的发展变化

- 近日复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纤一个。
（陆云《与兄平原书》）
- 且寺内先有数个猛狗。（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
- 唯善法寺所见光内有两个华树。（同上）
- 谁言洛浦，一个河神？（庾信《梁东宫行雨铭》）

量词的发展变化

- “条”
- 本指枝条，演变为长条形事物量词，汉代出现。
 - 絃一条，属两端于武。（《周礼·弁师》郑注）
 - 右季春月令四条。（《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 这些用例都与植物无关，“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典型的形状量词。
-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条”使用频繁，可用于“树枝、玉佩、绳、路、裙、袈裟、衣、记载的条文、事情”等。

量词的发展变化

- 第二，同其他语言一样，形状量词是汉语量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汉语形状量词主要来源于植物部位名词、有突出外形特征的事物名词和形状名词。由植物部位名词发展为规则形状量词是量词型语言中有共性的演变。
 - 来源于植物部位的汉语量词：“条、颗、根、枝、竿”

量词的发展变化

- 第三，汉语专用于人的量词出现很晚，而且始终不发达。
- 汉语专用于人的量词如“位、员、名”等魏晋南北朝才出现，而且使用很受限制。
 - “位”用于尊敬的场合，“员、名”一般和知名身份的名词结合使用。
- 汉语指人名词使用最多的量词是通用量词“个”，“个”可用于各类事物名词。

量词的发展变化

- 量词型语言一般都严格区分人类名词和其他名词，在东南亚地区有量词的藏缅语和侗台语中，或者人类名词有专门的量词与其他量词区分，或者通用于各类事物名词的通用量词唯独不能用于人类名词。
- 只有汉语一般不用专门的量人量词，人类名词没有和事物名词分开，这是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一个特点。

量词的发展变化

- 个体量词范畴的确立标志着汉语由非量词型语言演变为量词型语言，意味着汉语的一个基本词类——名词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来汉语名词可以直接与数词组合表示数量，量词产生以后，汉语名词必须先与量词结合后再与数词组合表示数量。
- 个体量词从产生、形成体系到普及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数词必须与个体量词结合结合才能与名词结合，这一规律的形成是在近代汉语时期，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数量表达格式“数词+个体量词+名词”的优势地位的确立也是在近代汉语时期。

汉语表示数量的格式

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下》）

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说苑·奉使》）

马千匹……羊万头（《史记·货殖列传》）

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
（《世说新语·德行》）

岁盈数十（《祖堂集》卷四）

量词的发展变化

- 在六种格式中，从上古汉语时起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数词+名词”，远远多于“名词+数词”和单用数词的格式。
- 随着个体量词的产生和使用，带个体量词的“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名词+数词+个体量词”“数词+个体量词”三种格式使用频率逐步上升，到唐代带个体量词格式和不带个体量词格式的使用基本持平。
- 唐代口语中，“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已是使用最多的数量表达格式，同时带个体量词的格式的使用全面超过了不带个体量词的格式。

量词的发展变化

- “数量+名词”结构是如何产生并且成为数量短语修饰名词的基本语序的：

位移说

以刘世儒（1965）、贝罗贝（1998）为代表，认为“数+量+名”结构是由数量短语向名词前移动而产生的。

量词的发展变化

- 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在计量同一事物时，总体上说，名量词的使用和普通话基本一致，当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船”的量词

- “只” “条” “张”

“狗”的量词

- “条” “只”

量词的发展变化

- 2、动量词
- 上古汉语没有动量词，动量范畴的表达依靠数词和动词的组合。
- 数词直接用在谓语动词前，用来表达动量范畴，作状语。
 - 赵孟欲二献，子其从之。（《左传·昭公元年》）
 -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
- 少数的数词在动词后面做补语：
 - 隶臣妾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笞五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

量词的发展变化

- 动量词产生于汉代，汉代开始出现从动词或者名词虚化而来的动量词。
 - 佛以手抚阿难肩三反。（东汉《道行般若经》卷十）
 - 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说苑·敬慎》）
 - 九月甲冑，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汉书·王莽传》）
 - 晨时鼓一通。（《敦煌汉简》）
 - 彼异道人即遥远远绕佛一匝，便从彼间道径去。（东汉《道行般若经》卷二）

量词的发展变化

- 从动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表示行为单位的量词比表示事物单位的量词出现的时间要晚。
- 汉代以前，行为的称数多以在动词前面加上数目的方式来表示，汉代以后，表示行为单位的量词出现。表示行为的量词大多由动词转化而来，少数从名量词转化而来。

量词的发展变化

- 动量词表示法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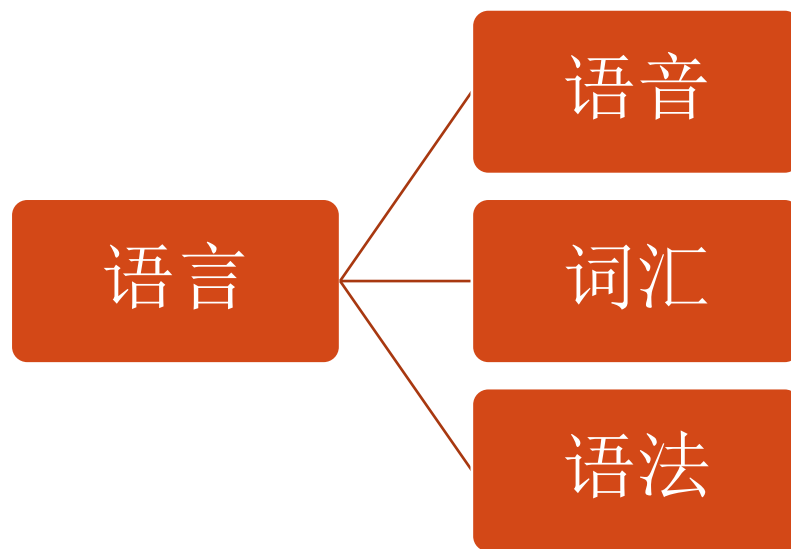


先秦：主流

汉代以后，“动词+数词”开始多起来，但还是以“数词+动词”结构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动量短语用在动词前面和后面的情况，而且以放在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为主。

三、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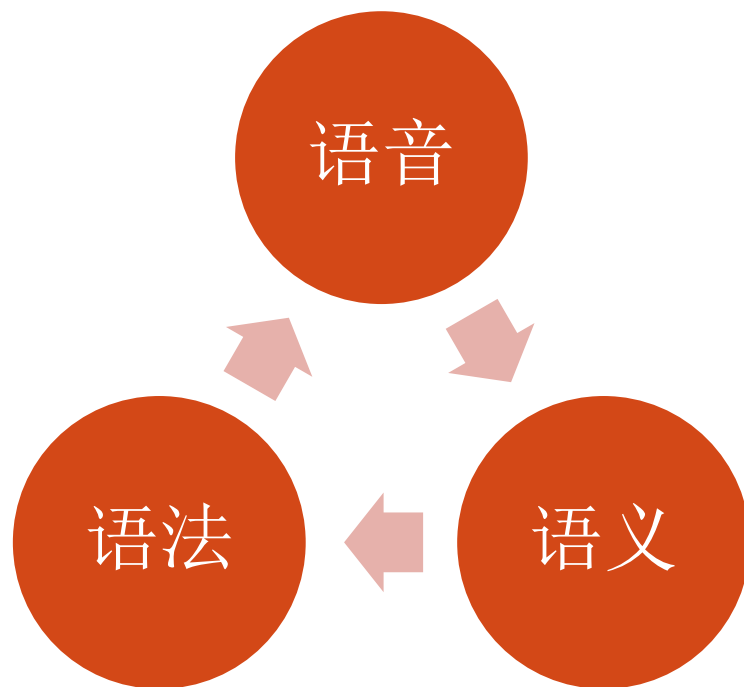


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动因



语言系统的发展及动因

- 内部因素
- 语言三要素中的变化相互关联。



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动因

- 使动用法的衰落与清浊别义现象的衰落有关。
 - 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史记·淮阴侯列传》）
 - 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 工师得大木，匠人斫而小之。（《孟子·梁惠王下》）

语言系统的发展及动因

- 外部语言的影响
- 汉语并非是孤立发展的，由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汉语和外部语言间发生着持续的接触和相互影响。
- 外来词是语言接触最直接的产物，但是语言接触实际上有更深刻的影响。语言接触可以影响到构词法、词义、词和词间的组合关系等等。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因之一。

语言系统的发展及动因

- 汉语完成貌助词“了”
 - 完成动词：讫、毕

V (+O) +
完成动词

得王教已，忧愁愤愧。（《贤愚经》卷三）

驼既死已，即剥其皮。（《百喻经·估客驼死喻》）

语言系统的发展及动因

- 宋金时期北方汉语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与“咱们”
- 产生了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这一对语法范畴一直用到现代汉语中。这对范畴的产生与阿尔泰语的影响有关。

梅祖麟
(1988)

当时与汉族接触最密切的北方民族是契丹和女真，因此汉语北方官话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与包括式的区别是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女真语和契丹语引进的，后来由于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这种对立得到加强，从而在北方汉语中保存下来。

参考文献

-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年，中华书局。
- 张赅《汉语语序的历史发展》，2010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张赅《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计伟《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2017年，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